

散文

随笔

蜗居冬天

叶灵

冬日里,大地袒露着自己的简单与真实,映入视野的,好似一幅国画的留白,意蕴深长,给人以无限的遐想。

田野里,一切都仿佛销声匿迹了,隐藏在沉寂后面的,则是那无限融融的生机。

中原的冬天,干冷干冷的。大多时候,天空都是板着脸的,呼呼的冷风吹刮着干枯的树枝“哗哗”作响。偶尔,传来几声刺耳的“咯吱”声响,原来是几条枯枝受不了风的折磨,竟自行折断。即使这样,风依然威力不减,刮在脸上,生疼生疼的。

太阳出来了,白花花的阳光照射着,没有一点温度。一切都还是那样清冷清冷的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除了在外奔波的时间外,所有的空闲都用括号给它圈围起来。算是给冬天的一个注脚吧。

冬日里适合沉思,或者积蓄,憧憬也好。要么躲藏在空调制造的温室里,这样的空间易让人倦怠。或者偎拥在火炉旁,这样最好不过。现代的东西往往会冲击一些宁静而温馨的诗意。

无须泡杯龙井或者碧螺春,高雅地品茗。只需一杯温烫的白开水便足矣。随意从书架抽出一本书,捧在手里,最好是散文。随意地走进这些文字,走进这些悠远而馨香的文字,沉静而不聒噪,宁静而不寂寞。或者诗歌也行,最好是古诗,让目光在简约的文字中拉长无穷的韵味……就这样,时间悄悄从身边流过,情绪在文字中慢慢释放溶解。或许,还可以拾掇一掬淡淡的暖意,拥在心头。只留给自己,与别人无关。

有位哲人曾说过,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。井然有序的心灵,该是怎样的澄澈与充盈?没有浮躁的喧嚣,没有名利的纷扰。有的,也只是澄澈通透的从容。也许,只有足够深静的水,才会有如此的深度。

是的,躲进用文字营造的一隅世界里,我知道,这不是逃避,而是回归。

曾经,现在或许将来,我们都要整天为生计而忙碌奔波。现实的残酷与虚诈,随时都会伸出它那丑陋而恶毒的双手,狠狠掐断心头滋生的对生活的任何一丝诗意的萌芽。人就在失落与憧憬的不断交替中,平衡着手中的方向盘依然前行。路,终究是要向前赶的。生命至真的哲理早已被古人阐释得明白如话。然而,人们却常在那些明白如话的网织成的怪圈里渐渐迷失。小时候,我们都是在比较直观的世界里渐渐长大。而成人了,却往往在这些可感可触的具体事物中沉溺不醒。

好久没有在文字中徜徉了。想到此,突然有一种内疚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为疏远的文字,还是为冷落的心田,或者为曾经的充实与喜悦?我问自己。一直以来,喜欢用文字来给心情涂上缤纷的色彩。然后,则在在一旁悄悄欣赏这一幅幅信笔涂鸦,自我陶醉。生活被文字又一次重新再现。故事里的主角永远是那个真实而隐形的自己。有时,感觉自己仿佛站在生活之外,看惯了世间众人所蜂拥而至地追求。自己总是远远地看着,仿佛在看一出结局永远是用遗憾来结束的喜剧而已。此时,总会感到莫名的担忧,为自己。该不会什么时候被生活驱逐出局吧。或许,人活着,只为了心灵的充盈与宁静,那么,他就不会为俗世所累,这也许就是人生的至境吧。

推开窗子,冬天雪后的世界一片静谧。

走出门,踩在厚厚的积雪上,心中充满了别样的感动。也许,雪是诗意冬天的精灵。冬日的大地在雪的呵护下,如一个熟睡的孩子,安详,沉静。

抬眼望去,端详着茫茫的田野,倾听着,熟睡的大地此时正在酝酿着一个怎样的梦呢?我问自己。

也许,只有等到明年才能知道了。

蜗居了这么长时间了,是该出去走走。

一个人可能有多张面孔

孙道荣

这是一次实验。

一家视觉工作室,请六个专业摄影师,给同一个人拍肖像照。拍摄之前,工作人员分别向摄影师们描述了这个拍摄对象的身份:他是一位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百万富翁,他是一名救生员,他是一个出狱的监狱囚犯,他是一个职业渔民,他是一个灵媒,他是一个成功戒酒的酒鬼。

接到任务后,摄影师们先后走进了同一个摄影棚。他们都将在这里,完成拍摄。

第一个摄影师被告知拍摄对象是一位百万富翁,而且是白手起家。他不停地调整自己的拍摄角度,希望能找到一个点,从而拍出艰苦创业而成功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。有一刻,拍摄对象坐在沙发上,跷着二郎腿,仰天大笑。对,就是这个感觉!摄影师觉得这真是好极了。他“咔嚓,咔嚓”不停地摁着快门。不过,很快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思路,他觉得这个样子拍出来的人物,“土豪”气息可能太浓了,不足以表现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就感和优越感。应该给他来一个大头照,像那些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一样。摄影师调整了焦距。

一个女摄影师知道自己要拍摄的是一名刚出狱不久的囚犯,她扫视了一下摄影棚,很快就找到了拍摄背景:一堵斑驳的墙壁。摄影棚里有一张沙发,一张破旧的凳子,她让拍摄对象坐在了凳子上,这样才符合他的身份。为了更逼真地表现

一个刚出狱囚犯的迷茫、潦倒、惶恐不安,还有一点桀骜不驯的感觉,她让拍摄对象解开了自己上衣的纽扣。但她觉得好像还欠缺一点什么。嗯,对了,你把衬衣的一只角再扯出来一点。女摄影师不停地摆弄着拍摄对象,直到她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角度。

在和拍摄对象进行了一番沟通后,另一名摄影师真诚地对拍摄对象说,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,你一点都不掩饰你的过去。这名摄影师要拍摄的这个人,是一个戒酒成功的酒鬼。摄影师一只手拿着照相机,一只手向拍摄对象比画着:对你短暂的了解之后,我发现,你非常勇敢地面对自己,这就是我的照片里要表达的。

六个摄影师,根据他们事先被告知内容,先后对拍摄对象进行了拍摄。最后,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。

六张肖像照,挂在了一起。

每一张照片,都准确、生动、传神、惟妙惟肖地表达了肖像照主人的身份:这是一张很大的面部特写,眼神犀利,微微翘起的嘴角,显得如此志得意满,他是百万富翁;这是一张扭过头来的侧脸照,锃光的光头,大鼻子,目光尖锐,嘴巴蹙在一起,也许牙关是紧咬的,身后是大面积的阴影,让人觉得沉重,他是出狱的囚犯;这是一张如此灿烂的笑脸,敦厚、善良,给人温暖和安全感,他是救生员;他坐在

沙发上,双手平放在膝盖上,目光静谧,洞穿镜头,他只占了半个画面,另一半是一张空椅子,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,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隐隐不安的诡异感,他是一个灵媒……

但这个被拍摄的人,既不是出狱的囚犯,也不是救生员;既不是渔民,也不是百万富翁;既不是酒鬼,也不是灵媒。这六个身份,其实都与他无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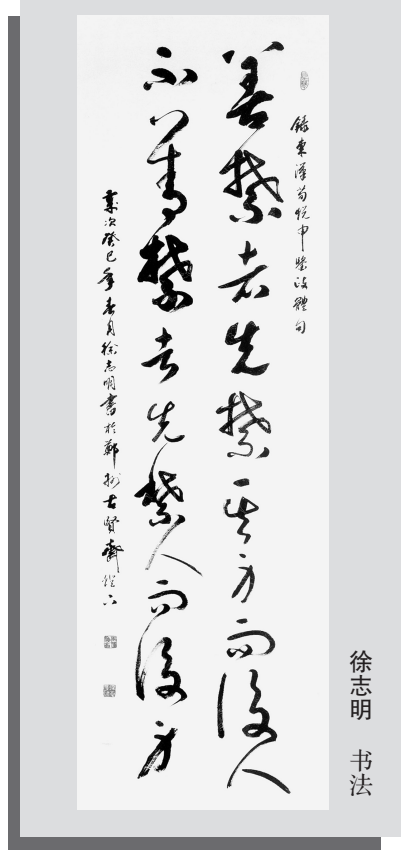
他也不是演员。可是,当他被作为囚犯、救生员、渔民、百万富翁、酒鬼和灵媒之后,摄影师们就将他拍出了囚犯、救生员、渔民、百万富翁、酒鬼和灵媒的效果。

这个实验是想告诉人们,当一个人被假定为某种身份后,他的身上,可能就真的拥有了这个身份所具备的特定潜质。

这个实验也告诉人们,角度不同,你所看到的人,也许完全不同。

这个实验,还告诉人们,你所看到的表面,往往不是真实的。

从这个实验,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: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张脸,但却可能有很多张迥然不同的面孔,我们的内心深处,也许都隐藏着一个魔鬼,促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我希望自己呈现的,永远是一张让人安静、温暖、可信赖的笑容。



徐志明 书法

郑风(外二首)

荀建军

夏秋秋韵诵郑风,
雕刻瓷铜书农耕;
古村民俗善忠孝,
都市龙脉代传承。

嵩山伟岸少林功,
岳岳武功心气升;
天地合一道和谐,
中流砥柱灌真诚。

黄土博爱植厚重,
河湾豫腔会众朋;
奔放不息胸襟阔,
流光溢彩尽在“中”。

地沃粟粮圆丰,
达天梧桐绿满城;
五湖四海枢纽连,
州如平川高铁通。

商贾云集天下雄,
湖起云涌中原征;
国际引领互互联加,
智慧财富乐躬耕。

空瞰美丽大郑东,
港泊千帆越长空;
起航蓝图描绘绘,
程途装点中国梦。

郑州广纳众精英,
洲际相连共繁荣;
日新月异福民愿,
报得春晖指数增。

大道无垠功不松,
爱满城池月正红;
筑路一带一路线,
城乡繁荣新征程。

感春

花不见叶亮春寒
叶不见花留思恋
花叶同枝生息
果致花叶复年年

白玉兰

夜无雨霜何飞雪
晨风微拂修入怀
冰壶玉洁素一树
好似白鹤衔春来

新书架

《浪漫主义宣言》

刘菲

《浪漫主义宣言》是安·兰德唯一一部对创作、阅读、艺术、人生与娱乐等诸多精神产物进行彻底批评和完整评论的作品集。被称作充满尖锐批评和辛辣讽刺的安·兰德版“艺术与人生”,它不仅仅解读《源泉》(阿特拉斯耸耸肩)等作品的重要参考,也是阅读艺术、阅读时代大潮流的优秀指导。书中安·兰德认为她的时代没有艺术,浪漫主义早已销声匿迹,“顶级的、纯粹的、始终如一”的艺术家“少之又少”。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,受到她讽刺和批评的艺术家大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、普利策小说奖,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辉煌,但安·兰德依然担心他们“引领”的艺术航向。

作者安·兰德(1905-1982):俄裔美国著名哲学家、文学家,客观主义运动首创者,理性的利己主义思想倡导者,被誉为“美国的自由女神”。

微型小说

一把大胡子

邵远庆

长到你脸上,你倒是觉得很难堪了。真是看三国掉眼泪,替古人担忧啊。”数天过去,胡子依然很潇洒地飘逸在老胡脸上。

领导虽然没再找老胡谈心,但是却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惩罚:把他派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。在那个地方,老胡一待就是一年多。要不是因为后来出了事,老胡怕是至今也难以迷途知返。

因为电热毯发生自燃,老胡的住处夜间突然起火。幸亏老胡在这方面经验丰富,用湿棉被裹着身子跑了出来。人虽然没事,但是胡子却让大火给烧毁了。没办法,老胡只好找来剃须刀,把残缺不全的胡子依依不舍地剃个精光。一边刮着胡子,老胡一边在想,等着吧,不出半年,咱照样能长出一把好胡子!

带着这个想法,老胡回了趟家。一年多没见着秀云,老胡心里甭提有多想念。到家门口时,已经更深半夜,老胡想给秀云来个惊喜,掏钥匙打开门后,跟手跟脚进了屋。黑暗中,老胡先让秀云伸手摸他的下巴,看她能否猜出自己的丈夫来。秀云只是简单地摸了一把,便娇声说:“死鬼,几天不见,怎么长出这么扎手的胡茬呢?”

老胡愣住了,打开灯,显然也把秀云吓了一跳。“就知道是你回来了!”秀云红着脸盯着老胡,然后一头钻进他怀里。老胡回想着秀云刚才的话,睡意全无。只是以后,再没见老胡留过长胡子。

连载



让他没有脸面……

四名队员都站着不敢吭声,不过十数天,扔下车的菜鸟已经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,没有适应力的已经被救援走了四位,可剩下的一旦适应就伤脑筋了,这些钻进“旁门左道”的家伙给监控带来的难度不是一点半点……这时电话铃声响了,杜组长

熊哥给听愣了,以前知道余儿胆大,可没想到胆大到这种程度。别说了,就是真警察也不可能只身一人去执行任务。

“别愣了,这不义之财,有德之人得之,咱这叫替天行道。”余罪严肃道。

“那要让许处长的人追踪到怎么办?”

“不会,我是晚上出来的,信号源都扔在这儿呢。不过万一要是碰巧追踪你,那我干的就快露馅了。”

余罪想了想,当时的情况太乱,被迫很急,倒还真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有巡查的在四周。余罪把他知道的情况对熊剑飞说了说,其实发现追踪不难,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怀疑有人在暗中跟着,专门换了三个不同的地方,当他看到同样的车时,几乎能肯定这是巡查准备支援的人了。

熊剑飞可有点傻了,真被队里追踪到这个主犯和他这个帮凶,那自己的理想怕是要泡汤了。紧张之余,他张口结舌地问着余罪:“那怎么办?”

既然害怕事发,那就想办法

捂着别让事发,熊剑飞无意中一步和余罪站到了一条战线上。

“他们想摸清咱们的规律,咱们只要不形成习惯,他就没治。”余罪笑着道,看熊剑飞这担子样子,想了片刻又续道,“今天是咱干得最肥的一票,要是这几天不高消费的话支持到结束没问题。这样,咱们反侦查怎么样?和他们玩玩,说不定能把落难的哥几个都找回来,想不想干?”

“这个……”熊剑飞有点为难了,不是不想,而是怕余罪玩得又过火了。

“你真他妈没义气,兄弟们都流落在滨海,没准还在街上饿肚子呢。豆包,家门都没出多远;老路,文约给的,脸皮又薄,指不定混成什么样了;还有鼠标,那可是你同宿舍的,你真的扔下他们不管?你摸着良心问问,他们对你怎么样?你手里有枪,难道不该帮帮他们?”余罪义正词严地训着熊剑飞。熊剑飞冲动着,点头道:“该帮,一定得帮。”

“这不就对了,走,带你吃顿大餐,吃完睡一觉,下午溜过去。”余罪道,熊剑飞赶紧起身道着问:

“那怎么找他们,地方这么大。”

“有那玩意,办法就在。”余罪指指床上扔的信号源,笑着道。

他笑得很自信,看来早玩得

压缩的视频发回来了,他看到了余罪被三人围攻,看到了熊剑大展神威,两人像街匪一样,把另外三个人打得满地乱滚,照片定格在余罪那个化装后的画面上,黄发遮脸、目露凶光,正恶狠狠地挥着拳头。

许平秋哑然失笑了,他想起了解冰、周文涓,想起了已经进入角色在各级公安机关实习的学员,又想起了还在街上当老干的严德标、贴小广告的豆晓波,以及据前方反馈打了好几架的张猛,还有余罪、熊剑飞?不过以他的刑侦思维也想不通,同样的环境,同样的教育,怎么会如此截然不同。

“这一届学员,妖孽太多了。”

他如是评价着,看着余罪,有一种兴奋但也很担心的感觉……

一声悠长的轮渡汽笛声响彻在珠江江面上,美丽的滨海沐浴在早来的春雨中,菲菲小雨像情人的手,抚过这座精致的城市,城中有水,水中有城,显得多了几分诗意。